

## 第八十九章 閉目從此閑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寂靜的山穀夜色中，舉目望去不見野草，但見一道濃黑勝墨的夜空，橫亙在兩道絕壁之間。範閑一邊整理著自己的衣服，將碎裂開的左腿褲管綁住，一邊輕聲說道：

“那位小仙女姓葉，叫葉輕眉。”

...

“葉輕眉？”肖恩震驚無比，“你說什麼？難道葉家的女主人就是我曾經遇見過的小仙女？”

葉家突兀崛起於世間時，肖恩還是北魏的密探大頭目，所以他能偵知葉家女主人的姓名，範閑並不意外，他笑了笑說道：“除了你口中的仙女，還有誰能夠讓葉家在短短幾年之內，就改變了整個天下的格局？”

“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！”肖恩再一次咳了起來，“難怪慶國能夠如此猛烈地崛起，原來背後有神廟的影子。”

“錯。”範閑說道：“你已經是要死的人了，所以告訴你，葉輕眉，也就是你口中說的那位小仙女，並不是神廟裏的仙人，她...和我們一樣，都隻是普通人而已。”

肖恩還沒有從先前的震驚中醒過來，根本不相信範閑說的話，而是沉浸在臨死前最後的疑問中：“...為什麼...小仙女要捉我去慶國？”

他身為當年北魏的密諜頭目，自然清楚葉家與慶國監察院的關係。

範閑說道：“慶國當年必須殺死你。”他頓了頓又道：“必須承認，當年的你，還是一位很恐怖的人物...而葉輕眉之所以派陳萍萍捉你而不是殺你，想來是承當年的那次情份，畢竟似乎是因為你們闖到了神廟，她才來到了這個世間。”

...

“那你...究竟...咳咳...又是誰？”黑夜中。肖恩的雙眼直愣愣看著範閑。就像兩把利箭一般。

快要死了的老同誌還擁有這樣銳利地眼神，範閑心裏不免微微怔了一下，輕聲一笑後說道：“我？”

片刻沉默之後，他開口說道：

“我是葉輕眉地兒子。”

葉輕眉的兒子...範閑多麼想能夠在這個熟悉卻又陌生，親切卻又格格不入的世界上，對著所有的大聲說出來，奈何眼下卻沒有這種可能性。此時夜色漸重，黎明前的黑暗已至。在一個隻有兩個人的山洞裏，範閑就這般輕幽幽地說了出來。

我是葉輕眉的兒子。

不知為何。這句話一出口。範閑就感覺到輕鬆了許多，那顆承載了太多壓力的心臟，便在這一瞬間掙脫了上麵了地許多枝枝蔓蔓，至少獲得了暫時的放鬆，與夜風裏地自由味道輕輕相擁著。

...

天光漸明。

回憶並不多，但肖恩說地極緩慢，一天半夜之後。範閑終於達成了此次北行中最重要的目的，他望著肖恩，輕聲說道：“你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交待的嗎？”

肖恩隻是帶著一絲怪異的神色看著他。半晌之後才喘息著說道：“你是...她的兒子？”

範閑點點頭，笑了笑：“我沒有亂認老媽的習慣。”

肖恩劇烈地咳了兩聲。震出了心脈裏最後地那幾滴血，似哭似笑般說道：“難怪你知道這麼多事情，難怪你對於神廟在哪裏如此感興趣...”臨死前的老人終於將整件事情看的有些清楚了，喘息著說道：“看來這山洞應該是困不住你地。”

“我也沒有把自己陷入死地的習慣。”範閑已經準備好了一切，靠近了肖恩。

肖恩忽然死死地盯住他地雙眼，說道：“如果你想好好地活下去，不要去神廟。”

範閑滿臉平靜，沒有回答他。

肖恩也沒有再看他一眼，隻是將目光投向範閑身後的絕壁黃穀之中，眉頭微皺，似乎在想著什麼，片刻之後，老人輕聲喘息說道：“我以前總以為自己是個不怕死的狠人，隻是尋求自由罷了，如今死亡近在眼前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每個人都是怕死的。”

“這個世界上沒有不怕死的人。”不知道為什麼，範閑看了垂死的肖恩一眼，緩緩鬆開了右手，輕聲說道：“不過...死亡也許並不是終結，也許你會去到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。”

這是他最大的秘密，他最大的感慨。

肖恩的眼光落在遠處，腥紅的眼瞳漸趨柔和：“你真的是小仙女...不，葉輕眉的兒子？”不等範閑回答，肖恩繼續淡然說道：“可是你和她根本都不像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你隻見過四歲的她，怎麼能這麼確定？”

肖恩微笑說道：“因為你遠遠不如小仙女漂亮。”

範閑下意識裏側了側頭，說道：“這個世界上比我更漂亮的女人，真的不多。”

“眼神不一樣。”

“怎麼不一樣？”

肖恩看了他一眼，略帶一絲冷漠說道：“我現在才明白，在那片雪地荒原之上，小仙女望著白茫茫的大地，眼光依然是柔軟的，悲憫的...我一直不知道該怎樣形容，這個時候我似乎感覺到了那片黑暗的到來，才明白，原來她眼光裏所有情緒，隻是表達著一件事情。”

“什麼事情？”範閑的心跳了兩下。

...

“對生命的依戀與熱愛。”肖恩微笑說道：“雖然你的眼中常有清亮的笑意，但那不一樣...你母親應該是個極為有情的人，而你骨子裏是個極為無情的人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這點我不否認。”

“我這輩子殺過很多人，所以一向不奢望能夠有個善終。”肖恩不再繼續這個話題，隻是有些出神望著淡霧霧的天光說道：“能夠死在這個山洞裏，如你所說。有個好墳也不錯。”

範閑半蹲在他的身邊。左手搭在老人的肩上，發現他地肌肉已經逐漸柔軟。

絕壁外地天光依然黯淡，但透過山穀間彌漫的霧氣，卻顯現出一種聖潔的光芒，這道光芒柔柔映在肖恩那張枯老的麵容上，讓這位手上染著無數鮮血，後半生卻孤單淒慘的密探頭領無由生出了一股解脫的感覺。

“澹州應該沒有那兩株棗樹吧？”

這是肖恩在這個世界上問的最後一句話。

...

範閑從老人耳下取出最後一根針，片刻後確認了他的死亡。微微偏頭，看著肖恩地屍體。忽然輕聲說道：“澹州雖然沒有兩株棗樹。但是...死之後說不定真有個更好的世界在等著你。”

肖恩地雙眼已經柔和地合上了，那雙瞳子裏地腥紅之色，再也無法去看這個古怪的天下。

範閑吐了一口濁氣，將肖恩的屍體平放在淺洞的最深處，至於有沒有山鷹來啄食，似乎他沒有考慮，所以顯得有些冷漠無情。

他走出洞口。伸手到絕壁之外的空氣中撈了撈，白色的山霧隨著他的手指遊動了起來，伸手抓住地。隻是一片空

—

錦衣衛應該還在穀下和各處出路搜尋著老少二人的屍體或者是蹤跡。這處燕山絕壁光滑如鏡，沒有一個人會想到。有人會跳下山崖卻能穩穩地站住，更沒有人能想到，有人能夠沿著這些光滑濕漉的山壁向上爬去。

範閑整個人地身體像一張紙般緊緊貼在山壁上，身後全是濃濃晨間山霧，有效地遮住他的身形，就算有人在對麵地山壁上，也無法發現有人正像個壁虎般向上緩緩爬行。

在澹州的時候，從十二歲到十六歲，他足足有四年的時間就耗在自己真氣的體外操控上，這是一種極其愚蠢的修行方式，但是五竹不管他，他自己也練的不亦樂乎，不料在後來範閑的人生中，竟然幫了他這麼多的大忙。

如壁虎般爬行，如蛇般緊貼，他小心翼翼地向上向上再向上，麵無表情，麻黃丸的藥效早就褪的一幹二淨，他的真氣有些虛乏，所以不敢大意。

...

淺草微動，一隻手攀住了絕壁旁的石頭，一個渾身籠在黑色夜行衣裏的人像幽靈般從山穀裏爬了起來。

帽子遮住了範閑的臉頰，他回首望去，隻見山穀裏一片幽靜，就像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。片刻後，他心頭一動，視線隔著重重晨霧，望向那邊的山林，卻什麼也看不見。

但他總覺著，那邊似乎有人正望著自己，那人的目光宛若實質一般盯著自己。

範閑微微低首，轉身，不思考，也不及思考，像道黑箭一般紮進了濃霧之中，向著京城的方向跑去。

而在京城使團別院之外，高達手握長刀，雙目如猛虎般圓瞪，看著院前的那些人。少爺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出門，所有北齊官員的拜訪都被拒之門外，但今天一大早，便有錦衣衛的人來傳宮中的旨意，說是那位年輕皇帝陛下要傳範閑入宮閑敘。

沒有幾個人知道範閑並不在使團中。錦衣衛指揮使沈重希望範閑不在使團中，但是一夜大索，竟是沒有找到範閑的屍體，所以北齊方麵終於動了疑心，所以很迫切地想確認範閑究竟是在哪裏。

誰知南慶人竟是如此蠻橫不講理，借口範正使大醉，硬生生阻止了北齊官員進入使團。衝突即將暴發，而此時，街口卻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。

不是掃大街，是腳步聲，北齊眾人大喜。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